

危，斷不忍以僅有之實力輕用於對內之制裁。故仍本於總理寬大之精神，務以政治方法消弭異動，納入正當軌道。祇求國家政令軍令自茲得以確實貫徹，是非順逆之辨昭然大白，綱紀法令兩無毀損，不僅不欲對此事變加以苛求，且追溯睽離乖誤之原因，進謀消弭離間利用之憑藉，對於共同革命具有歷史之軍事同志，仍願寄以國防之事權，謀更進一步之團結。同時又感於各地負責同志，咸具救國之精神，而鮮共同研討之機會。值茲存亡與廢關頭，益宜集中心力，共負艱鉅。爰成立國防會議，期於蒼萃全國之心思才力，發抒關於救國之良謀，爲整個國防安全充實之圖，以樹救亡圖存之根本，全會深信此種措置，必與全國熱望救國之要求相符合，而益以造成協同團結之力量也。

尤有爲吾全國同胞告者：國家之處境愈艱危，國民之意志與行動，宜愈趨於整齊與嚴肅。而以救國自任之國民，與負責之中樞，必更有需於澈底之信任與堅強之毅力。能如是者復興，反者滅亡，古今中外莫不皆然。蓋必具有犧牲奮鬥之決心，方足以任宏遠艱鉅之事業。以中國近百年來之內多病根，外受束縛。而又處此國際衝突之漩渦，言乎建國，其難可知。本黨秉總理之遺教，負革命之大任，險阻之來，本可意計，斷不因國事之艱虞，而自懈其應負之職責，亦惟熟審於民族百年之利害，決不容掉以輕心，誠以一人一黨之犧牲事小，而國家民族之犧牲事大。吾國家既已臨此歷史未有之非常時期，此時決策之當否？實繫數千年歷史之絕續，與民族千秋萬世之安危。故不僅負責建國之本黨，所宜堅忍沉着以赴事機。即吾全國同胞，丁此存亡危急之際，亦宜對於過去之歷史與民族之將來，負起一切之職責。認清時代責任，而以絕對嚴肅慎重之態度臨之。總之、中國目前形勢，非以決死之心

求生存，則不能得安全之保障！非舉國一致，以整齊之步驟謀挽救，則將無逃於各個擊破之危機！故此時全國國民唯有本于救國之誠心，予中央之澈底之信任，誠能一致團結，保持統一，鞏固中樞，俾能負起責任，運用舉國協同之力量，以救護國家，保全民族，而環境縱極困難，必可轉捩危機，造成復興之大業。否則意志不一，步驟不齊，築室道謀，自懷紀律，根本既傷，雖無敵國外患，亦必崩潰，而不可救。

本黨受全國同胞付託之重，對於國家興亡，必當盡其心思才力，貫徹始終，即或形勢更趨險惡，

亦必于層圍挾攻之中，百折不回，爲我中國確立國家健全組織之基礎，爲我民族求得永遠生存之保障。所敢鄭重宣告于國人者，國家既處此非常之形勢，吾人對內唯有以最大之容忍與苦心，斷求全國國民之團結。對外則決不容認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事實，亦決不簽訂任何侵害領土主權之協定。遇有領土主權被侵害之事實發生，如用盡政治方法而無效，危及國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時；則必出以最後犧牲之決心，絕無絲毫猶豫之餘地。此則五全大會所決定之方針，茲更詮釋揭示，以期全黨同志全國同胞之共喻者也。

## 請撤銷西南兩機關唐紹儀等提案原文

爲提議事，竊以最近粵桂將領，籍名請纓抗日，稱兵異動，勿論其內幕動機如何？自客觀事實言之，總爲渙散民族精神，搖動政府地位，削弱國家力量之所爲，名曰禦侮，實足招侮，名曰救國，適以毀國！事之可傷，孰過於此！查粵桂將領，年來跋扈行爲，皆以南西執行部與西南政委會爲憑藉，儼然另立政府對抗中央，不唯用人行政，自成系統，甚至於外交則自爲主張，宣揚國際；於軍政則擅更番號，自樹一幟。會不思國於今日，豈有國家不統一而可以對外？內部不團結，而可以禦侮者？西南執行部本隸屬中央黨部，西南政委會本隸屬國府，今竟忘其本來，以少數軍人挾持，爲反對中央割據自雄之工具。且按之實際，原日在兩機關負責之同志，多似不甘爲傀儡，飄然遠引，其暫留有待者亦每坐視橫流，輒興浩歎，無如之何。今日爲謀一致禦侮，必須增強政府力量，統一全國政令，此兩機關實已無設置之必要，茲值本黨五屆二中全會開會；爰本上述意見提議：即將西南執行部及西南政務委員會明令撤銷，其原日在西南指導黨務政治之同志，均當集中中央，共同負責，庶幾國家內部從此實現統一之精神，完成統一之組織，然後於抗敵禦侮乃實際有補也。是否有當？謹祈公決。提議者唐紹儀，孫科，陳樹人，李文範，馬超俊，劉維熾，張發奎，陳策，陳慕松，陳慶雲，羅翼羣，梁寒操，陳公博，曾養甫，鄧家彥，周啓剛，傅秉常，林壘，王寵惠，吳鉄城，謝作民，余俊賢，胡文燦，許崇智，蕭吉珊，黃紹雄，甘乃光，程天固，鄭占南，李福林，楊永泰。